



小小故事

董均倫 著
夏風 插圖

大旗大衆書店印行

大眾通俗叢書之二十一

大衆通俗叢書之二

小 故 事

董 均 倫 著
夏 風 插 圖

大 蓮 大 衆 書 店 印 行

序 言

董均倫的『小小故事』，雖然不是什麼『偉大作品』，却樸素地寫出了中國解放區人民的實際。從這十四篇『小小故事』中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：解放區人民是如何的英勇頑強，以他們無限的機智與創造力，抵抗國內外敵人，以至最後把它們消滅！

在八年抗日戰爭中，解放區人民所受的苦難與磨折，在中外歷史上，都是罕有的。他們經歷過敵人的長期封鎖與清剿，熬煎過敵人的三光政策，受盡了敵人的各式各樣的榨取與摧殘，他們所流的血，是可以染紅黃海的。然而，他們終於忍受過去了，不僅忍受，而且終於以自己的血肉擊敗了敵人，在自己的血跡上，建立起了人民的新中國！這種堅忍不屈，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，在任何民族中，也是罕有的。

現在，又面臨着愛國自衛戰爭。在愛國自衛戰爭中，兩年的經歷，是不比抗日

戰爭更好的。美帝國主義者的陰險過于日寇，國民黨反動派的毒辣，甚于偽汪。然而，兩年的經歷，同樣告訴了我們：解放區的人民力量，百十倍的增強了。他們更加發揮了他們的機智與創造力，發揮了他們的堅忍與忘我犧牲精神，一如對付日帝國主義者與汪精衛一樣來對付中美反動派！他們已經這樣做，他們一定做得到！人民的最後勝利快到了！

這正是一首曠古未有的偉大史詩！

我們要盡情地歌頌這創造歷史的人民英雄！

我們要千百遍地歌頌這些英雄所創造的奇蹟！

我希望：我們的文藝工作者，不要老是醉心于『偉大作品』，『鴻篇鉅著』，應多多注意和寫出這樣的『小小故事』來！以人民的語言和手法，寫出人民的豐功偉蹟，再給予人民以新的啓示和力量，也正是這首自然的偉大史詩的一部份！

于膠東

一九四七，四，于膠東

目 錄

一	鑛鄉島上	(一)
二	算 賬	(三)
三	漁夫的故事	(五)
四	老百姓大擺地雷	(九)
五	張岱殺馬	(一一)
六	自作自受	(一三)
七	蕭振海喊退了敵人的援兵	(一五)
八	恨	(一七)
九	塊 鋼	(一九)
十	『小隊長』	(二二)

- 十一 『郭莊駐八路啦！』……………(二四)
- 十二 瓜地里……………(二六)
- 十三 海上的故事……………(二八)
- 十四 孩子們……………(三〇)

一 鑛鄒島上

鑛鄒島是石島東面的一個小島，東西長十二里，南北三四里。

在很早很早的時候，島上只有十來戶漁民。他們除了打魚，還種些莊稼，日子過得很好。

這裡，記述着這島上的一個古老的小故事。

有一年，正在割麥子的季節，當日頭傍西的時候，突然從大洋裡來了一隻小船，很快的攏了岸，從船上下來七八個日本鬼。

他們都帶着長刀（大概那時候還沒有快槍），穿着小短衣服，歪戴着帽子，蹦蹦跳跳的到島上去了。

鬼子一來，就搶東西，有些漁民的東西都被他們搬到岸邊來。

最後，把漁民湯三的一口肥豬也抬走了。

湯三正在場上翻弄麥子，聽見豬的叫聲，一抬頭，望見了，就拿着叉子追去。

兩個拾豬的鬼子，騾哩呱啦不知說些什麼，這時湯三一叉子朝後面鬼子的背上捅進去，撲的一下倒了，血就直冒，像開了河口一樣；前面的還不知道怎麼一回事，轉臉一看，嚇的就跑。

這時候，湯三的幾個有力氣的兒子也來了。看着六七個日本鬼都圍上來，父子四個，跟他們幹起來了。

打了不大工夫，日本鬼有的頭被打破，有的鞋被打掉，個個抱頭往船上跑了。

這時島上的漁民都拿刀拿棍趕來，大家看到他們跑了，都高興的說：「以前吃虧，沒有打，今後日本鬼再來，就是這樣揍。」



湯三氣鼓鼓的把叉子扔在地下，瞪着眼睛看着那個已經死掉的鬼子說：「現在你就知道山東人不是好惹的了！」

二 算 賬

民國三十年的七月間，大魚島的漁民把掛網收了起來，準備等到下年再幹。

這時候，漁民單德家裡沒有糧，摸量着自己在漁行還剩了些錢，就向漁行的經理說：「我得使錢羅糧食。」

漁行經理哼了哼：「過幾天再說吧。」

單德忍着餓，等着漁行給錢。

等了十天，漁行還是不哼氣，單德又跑去說：

「能不能使幾個錢？」

漁行經理把臉一橫，「除了你這幾個月借的，恐怕你不剩錢。你等着算賬吧。」

單德映着眼淚回來了。

漁行在開會，經理們穿着綢緞，抽着香煙，說：「……他們來的魚，按這裡最賤的一天價錢算。」還說：「一百五十斤算一百斤，這是漁行規定的。」

漁行決定以後，就告訴了單德。

別的漁民自然也都知道了。他們在街上議論着：

「咱們用漁行的船網，說是平分賬，現在什麼都由着他們，咱們漁民喝海水啊！」

「不行！」漁民都生氣的說：「這樣下去永遠得遭罪。」

於是漁民要罷工了。單德和張世民兩個領頭開了會。



在會上大家一致的說：「不合理算賬，就不下海。」

大家都很堅決，可是有個壞人，把事情告訴漁行的經理了。

漁行的經理對漁民說：「你們罷工？看看誰罷過誰？」

漁民不聽嚇唬，一直堅持着。

漁行經理成天等着漁民去哀求，可是漁民沒有來。

眼看就到下海的時候了。一天，漁行的經理，都笑嘻嘻的跑來向漁民說：「不

要鬧了，咱們好好把賬算算吧。」

因爲大家齊心堅持，最後還是按平分辦法算的賬。

三 漁夫的故事

崔祥四十多歲了。他打了半輩子魚，沒有過一天好日子。

這年的春天，漁民都準備下海了，可是崔祥還沒有竹竿，沒有繩子和桐油。於是到他到漁行去借了三百塊錢，漁行知道他有幾口網，經理就說了：

「我放你的心！你用吧！」

可是這裡而有規定，使了漁行的錢，打了魚，必得賣給漁行，價錢也由漁行作，漁民什麼也不能作主了。

崔祥起五更爬半夜，成天在海上幹。

一天打了十來包魚，漁行都用大秤秤去了。

崔祥難過的問：「今兒的魚，就秤了三百斤嗎？」

經理瞪起眼睛：「怎麼？你還不放鬆上的心嗎？」

崔祥不敢再放聲，只在心裡說：「我一百斤，他們連五十斤也秤不上啊。」

崔祥的孩子來要糧食，他到漁行去借了，三升苞米，這苞米比市價要多一倍。

打了一年的魚，崔祥全家大小挨了一年的餓。

快到過年的時候，漁行經理對崔祥說：「好算賬了。」

其實漁行早把賬擺弄好了。這裡面有許多是黑賬。

「你長支三百元。」經理對崔祥說。

崔祥急的好像火燎的，家裡連把苞米也沒有，就等着算賬使幾個錢，想不到還

長支了錢。

終究還要吃飯，崔祥又向漁行借了五升苞米。

轉過年的春天，崔祥打魚仍然得賣給漁行。

打了一月又一月，到了冬天，崔祥又長支七百元。

漁行的經理對崔祥說：「你長支這麼多錢，我看把你的網拿來頂上吧。」崔祥一聽，好像晴天霹靂，連聲說道：「不是放我的心嗎？」經理把眼一瞪：「你有網，我才放你的心！」

崔祥把網交給漁行以後，自己只有賣勞動力了。

他又到漁行去借了五升苞米，答應給漁行來打魚。

好壞他總算有吃的了。可是他的老婆孩子還在挨餓。

他向漁行又借了幾升苞米。這樣借了幾次，到結賬的時候，崔祥又長支了錢。

漁行經理早把打好的主意，叫賬先生來說了：「你長支這麼多的錢，我看你把閨女給經理當個小婆子，就算了。」

「你說得好！」崔祥發火的說：「我窮，也不能賣閨女。」



崔祥的閨女又哭又叫，她媽在身旁也哭着說：「可怎麼好啊！」

這時候，張先生又領來兩三個人，說是今天把賬還了怎麼都行，不然把崔祥送到衙門去。

崔祥全家大小都哭起來了，張先生直催着要錢，崔祥的老婆對閨女說：「沒有法子，就只好跟經理吧。」

閨女聽了，哭的更兇了。她又到院子去說：「就是跟經理也得過幾天」。她擦了擦眼淚：「哭成這樣子，今兒怎麼能行。」

張先生聽了，知道事情差不多

了，就回去告訴經理去了。

恰好，第二天八路軍來解放石島。日本鬼跟漢奸被八路軍打跑了。

漁民起來了，漁民向漁行合理的算了賬。崔祥在算賬訴苦大會上，說了他被漁行剝削的事實，當他說到漁行經理強迫他閨女去作小婆子的時候，漁民都舉起拳頭：「叫他來坦白！」

算賬以後，崔祥除了把自己的十口網算回來以外，還得了兩塊錢。

四 老百姓大擺地雷

黃縣城裡的鬼子兵，有一次，出來「掃蕩」了，根據地的老百姓，得到這個消息，就和往常一樣的佈置起來。

老鄉們把地雷埋在各個地方，就都到山上去了。

沒有多大工夫，敵人來到了劉家莊。在莊頭上，豎着根桿子，上面掛着木牌：「專打日本鬼！」一個鬼子用脚一踢，連人帶桿都上了半空。想發財的鬼子，已經

闖進了老百姓的家裡，他們看到一個個的大包袱，滿得意的說：「好東西的有！」

鬼子把包袱一提起，「轟」的一聲，就倒下去了。

沒死的鬼子生了氣，他們到院裡抱草燒房子，沒有抱走草，人倒叫雷炸死了。

其餘的鬼子，害怕中雷，就都跑出門來。這時候，一個鬼子又踩上了地雷，別的鬼子嚇得亂跑起來，結果遍地開了花，鬼子叫炸死了的，叫炸傷了的，不知道有多少，匆匆跑出來的，只有五十來個。

他們垂頭喪氣的站在村外頭，你一句，我一句的踮躑了一大陣，大家抗起槍到山上去了。在山上的老百姓全躲在一個山溝裡。溝前的路上和山坡上放着一些紅包袱，鬼子老遠就看見了，他們不知道是「詭雷」，都苦笑着說：「皇軍，不再上當的！」說着他們繞道回去了。



五 張岱殺馬

自從下店按了據點，鬼子兵每天下鄉來搶糧食，搞女人，老百姓受不了這個洋罪，大夥兒組織起來，派人在能望見四外的嶺東頭輪流放哨，發現敵人，大家都躲到山裡去。

可是鬼子每次來的時候，總有五六個騎兵放在頭裡，追男的，擄女的，老百姓有時候就跑不贏了。

幾天來，喬家村的人都談論着這件事情。

這天，村裡有些人在打麥場上乘蔭涼，忽然有人又提起了敵人的馬。

有人說：「把這些馬殺掉就好了。」

「好是好沒有人敢去啊！」這時候，有一個小伙子長得粗眉大眼，身材高大，他站起來，手一擺，說道：「有一把鋼刀，我——張岱就敢去。」他熟悉這個地方，連每家的門窗朝那兒，他都知道。



大家說：「好！」說着就把刀找來了。

這晚上，沒有月亮，外面漆黑，張岱打聽了敵人餵馬的地方，就帶着兩個人出發了。

到了下店，規定了聯絡記號，兩個人在外面警戒。

張岱穿過了一幢空房子，爬過了敵人的一道鐵絲網，又往前摸，有一道牆，他嗖的上去了。一下跳進了那邊的院子裡。

偽軍在砲樓上，喊了一聲：「誰？」張岱的膽子真大，他說：「連他媽自己的人都不認識啦。」說着就走

到馬棚裡去。

馬正在吃草，張岱摸一摸，一刀捅進一匹馬的肚子，馬叫着倒下去，接着六匹馬都叫他捅倒了，

這時候，砲樓上的僞軍大概聽出來了，就朝着馬棚打起槍來，那知道張岱早已翻出院塔，和跟來的兩個人飛跑回去了。

六 自作自受

漢奸趙保原駐在萊陽城的時候，老百姓的日子沒法過了，成天催糧要款，劉家溝的一家老百姓，吃樹皮吃的臉都腫起來。可是趙保原的狗腿子，一天兩頭去要人口捐、鷄鴨捐，人死了還要「入土捐」，亂七八糟的捐，一共有七十二種。

劉家溝的王老漢，應納人口捐五百塊，他躲避不過，就在親戚那裡好容易才借了二百塊錢。

不多的幾天，僞保長又來了：「王老頭你的捐怎麼樣啦？」

王老漢戰戰兢兢地打懷裡把二百塊錢掏出來了：「保長，行行好吧，實在是弄不到那樣多，……」

「嘆味」，僞保長把老漢一脚踢在地下。

王老漢的兩個孩子瘦的皮包骨頭，他倆看到爹爹臥在地下，含着眼淚把他拉了起來，這時候，僞保長說：

「讓一天的空當，你再把那三百塊錢湊給我！」

說完，他就走了。王老漢和他的老婆孩子都說道：「上那去再弄三百塊錢啊！」說着，大小都哭起來了。

傍晚，王老漢沒有法，流着淚。

第二天，他把所有的破爛都賣了。



他買了菜和麵，也買來了毒藥，悄悄的把它拌在餃子餡裡，剛把餃子包好了，僞保長又來了：

「媽的，沒有錢還能吃餃子！」

說着，他叫他的狗腿子把餃子端走了。

第二天，僞保長一家人再也沒有起床，吃了餃子毒死了。

七 蕭振海喊退了敵人的援兵

剛打罷仗，通訊員蕭振海走進一個村裡動員擔架。

老百姓自動的把擔架抬來，等着到齊了就去送傷號。這時候，從孫家灘增援來的僞軍，發現了蕭振海，自然蕭振海也看見了他們。

敵人一下子把村子包圍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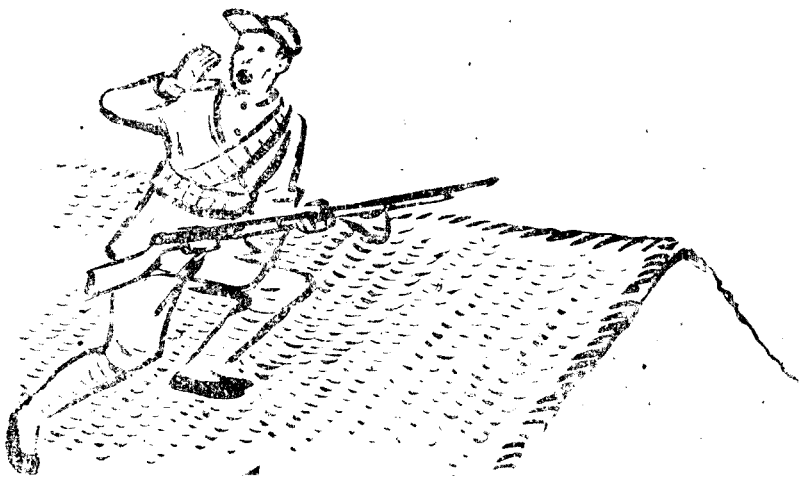
蕭振海是膽大的人，他就沒有在乎這些傢伙。

敵人的子彈從四面打來，蕭振海看透了敵人的意思，這時他想出一個法子，準

備來對付敵人。敵人看到村裡沒有還擊，就齊聲說道：「沒有錯，就一個八路！」於是他們步步向村子跟前逼近。

蕭振海在村子裡，不慌不忙的佈置着，他把抬擔架的老鄉們，叫到一個院子裡，給他們找了些破洋鐵桶，還告訴了他們的任務。

這工夫，敵人已經進到村裡，他們見不到一個人，家家戶戶把門關閉着，敵人像老鼠一樣，竄頭竄腦的，這裡看看，那裡望望，快到村西頭的一條街上，到處有濕泥坑，敵人當是埋下的地雷，畏畏縮縮的往前來，忽然，蕭振海從房上朝他們「砰砰」打了兩槍，又大



聲喊道：

「一連給我往外衝！」

抬擔架的老百姓都照規定的打起洋鐵桶，聽起來，好像大隊人馬要跳出來，二十幾個偽軍嚇得掉頭就跑，蕭振海看到敵人跑遠了，他哈哈大笑起來。

八 恨

天上沒有月亮，也沒有星星，風嗚嗚的吹着，吹得大小村莊都死沉沉的。

靠近石島的一個漁村里，顯得更死寂，家家都把門關閉起來，連一個燈光也沒有。

天快亮的時候，在村的西北角上發出吵雜的人聲，和馬叫聲。接着村里的狗就咬起來了。每家都有大的哭，小的叫，偽軍到處找女人。

有一個偽軍知道王家有兩個很俊的姑娘，一進門，這傢伙指着老婆婆說：

「你閨女和媳婦那去啦？」

老婆婆吓得直發噤，「媳婦回娘家去了。」接着她又顫抖的說：「閨女早已出閣了（註一）。」

偽軍火起來了，「他媽的，你唬弄誰！」一面打，一面罵。

可是這老婆婆始終沒說出她的閨女

和媳婦是在閨子（註二）上。

偽軍就一刺刀把她捅死了。

血流滿地，偽軍走了。

天亮的時候，老婆婆的兒子回來了。他看到母親死在地下，就哭了起

來。這時候，閨子上的姑嫂聽到哭聲也

下來了。三個人哭成一團，末後，小媳

婦把剛才的事告訴了他。一聲不響，到

廚房摸了一把菜刀，就沖出門去追二鬼

子（註三）去了。



不大的工夫，一個老漢跑來告訴她：「你外頭的（註四）去尋二鬼子，叫打死了。」她一聽，氣的昏過去了。

姑姑把她叫醒過來，兩個人大哭一場。天過午，她倆收拾了一下東西，就到抗日根據地裏去了。

註一：「屋閣」，即「嫁」的意思。

註二：「閣子」，係在屋頂上的小洞，本作盛物之用。

註三：膠東人稱「偽軍」為「二鬼子」。

註四：「外頭的」，即「丈夫」的意思。

九 一 塊 鋼

在養馬島的山前面，放着八尺來長，一尺來厚的一塊鋼，據說：是抗戰以前大浪打沉了一條兵船，水鬼（註一）下去撈東西，把這塊鋼也搬上來了。當時大伙說：把它捐給村里的小學校當作經費。

可是學校里沒有把它賣掉。一直到抗戰以後好多年，這塊鋼還靜靜的躺在那
里。

一九四三年的一個春天的下午，忽然來了一隻小火輪船。這船靠了岸以後，下來了兩三個鬼子。他們走到那塊鋼跟前，踮腳了一陣，就到村里去了。也許，因為日本鋼鐵缺乏，就專為這塊鋼而來的吧，誰知道呢？

可是不大的工夫，鬼子却捉來了四五個老百姓。他們用手比劃着：「鋼的，上船的！」

老百姓這時才明白敵人要拿這塊鋼了。大家心里齊明白：鬼子還不是拿去造槍砲打中國人嗎？所以大家都沒有動手。敵人又催了，有人就在使眼色，叫大家裝着抬不動，「嗚呼嗚——嗚……」走着哼着，走幾步放下來歇息一下，抬了一點來鐘，才抬出一里地。

敵人急起來了：「快快地！」

搞了老半天，還沒有搞到船跟前。

「子馬拉納日（註二）。」敵人罵起來了。

老鄉們都不響，笑着，天可是已經黑下來了，有一個老鄉就說：「明天來弄吧。」他又對敵人作手勢，「力氣的，沒有！」

敵人好像懂得他的意思，他們囁了一頓，又上船走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敵人又來了。可是那塊鋼已經叫老百姓埋到地底下去了。



註一：膠東的老百姓稱在海底下獵取海物的人爲「水鬼」。
註二：即日語「無用」之意。

十一 小隊長

一天，平度城里的大街上，來了一個偽治安軍，人們一看他的服裝就知道是一個小隊長。而且他路過的崗位，所有的偽警察都給他行禮的。

他一直走到偽警察所，站住了。

他問站崗的偽警察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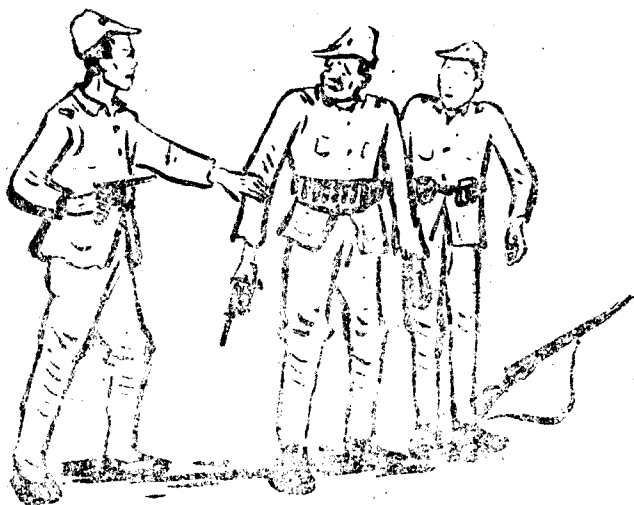
「所長在家嗎？」

「報告隊長：他開會去了。」

小隊長一進門，在辦公室的椅子上坐了下來，他好像想什麼；等了老半天才說：「我到東門外去有事，不要關城門，」他看看偽警察又囑咐道：「所長回來你說治安軍有個姓郭的找他，叫他等着我。」

小隊長走出偽警察所就出城去了。

天一黑，小隊長又折回來。偽所長仍然沒有回。他就說道：



「我們治安軍一個弟兄賣給八路一千粒子彈，聽說正在北門外點數，你們去兩個弟兄，幫助我去捉回來。」停了一下，又說：「奪回子彈交我，得了錢給你們化。」

於是，小隊長就領了兩個偽警出了城，一直往東走，忽然閃出五六個黑影，一個偽警剛一舉槍，這個「小隊長」把住他的手：「對不起，不要動！」

五六個黑影，一齊跑了過來，把兩個偽警察帶走了。

這時候，偽警察才明白，「小隊長」是一個八路。

十一 「郭莊駐八路啦！」

從青島來進攻的反動派軍隊，有一股被我們擋到即墨城里去了。

反動派軍隊吃的沒有了。又到處搶糧。靠近城的莊子，被搶的更多，老百姓實在沒法過了。

一天，八路軍某部的畢同志路過即墨城外的郭莊，這莊里的老百姓就把苦處向他說了。

他想了想，說道：「你們光愁有什麼用？」老百姓齊聲問道：「那該怎麼辦？」畢同志又說了：「你們願意聽我的話？」站在他身旁的都說：「只要不受反動派軍隊的禍害，你叫俺怎的就怎的。」

畢同志說：「從今後你們組織起來站崗、放哨，不管誰的親戚朋友也不讓他進莊里，就說莊里駐了八路軍了。反動派軍隊怕八路軍，一聽，就不敢來了。」於是郭莊就組織起來了。白黑里站崗、放哨，所有來往的人都不讓進莊里，這樣不多幾

天，外莊的老百姓都傳開了：「郭莊駐八路啦。」

果然反動派軍再沒有來。

停了些日子，郭莊的村長，到外莊上趕集，認識他的外莊人向他悄悄說：「這幾天叫反動派禍害的實在沒辦法，你不好讓八路到俺莊上駐幾天？」郭莊村長說：「叫八路到你莊駐，你們得先組織起來，不然他們不去。」

他們說：「俺回去就組織。」

他們回去就組織了。

不多幾天，三十多個反動派軍又到陳家莊來搶糧。陳家莊派人到五里遠的郭莊報信了。接着，來了些拿鋤頭的老



百姓，黑夜裡，反動派軍營是八路軍來了。嚇的朝着他們打了兩槍，跑了。

這時候，陳家莊的人很埋怨：「怎麼八路軍光叫你們來！」

郭莊的村長，就把舉同志給出的主意告訴他們。

他們一聽，都笑了。

十一 瓜地裏

即墨北關，有一塊甜瓜園。

蔣軍每天來摘瓜，從來不給錢。

一天，我們的林同志去即墨城探消息，他在這塊瓜地裡揀了兩個瓜。問多少錢？看瓜的老漢高低不要。林同志說：「這我不能白吃你的瓜！」

「唉！」他嘆了口氣。「你吃兩個算甚麼，那些頑固一天不知道要來摘多少呢？我家大小五口，今年就指着這塊甜瓜，誰想到頑軍這樣禍害人。」

這時候，天已經黑了，老漢向外看了看：「八路軍來打就好了。」

「在這里打，你不怕弄壞瓜麼？」

林同志問。老漢把胸脯一拍：「我『豁』上這塊瓜去。」

這樣，林同志把準備搞蔣軍的計劃告訴他了。老漢就把蔣軍每天來這見的情形說了、下。

「明天你躲開這瓜舖吧！」林同志告訴他以後就走了。

三更天，林同志又來了，把地雷埋在瓜地里。

直等到第二天吃過晚飯，十來個蔣軍大搖大擺的來了。

他們嘻嘻哈哈，有拿簍子的，有拿包袱的，一個跟一個都進了瓜地。頭一



個躬下腰，剛摸着甜瓜，「轟」的一聲完蛋了。

那幾個撩下東西就跑，一跑，地雷響了。結果只剩下一個活的蔣軍回去了。從此，蔣軍就再也沒有來摘瓜。

十三 海上的故事

自衛戰爭以來，海上的鬥爭也是很激烈的。

去年的三月里，在石島海上的某一天，這是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，忽然國民黨的兵船，捉了我們三隻汽船，有兩隻被兵船直接拖走了。剩下的這一隻，他們派了四個水兵，押着往青島開。

開着，開着，忽然船不動了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「機器壞了呵？」船員張運福張開兩手這麼說，國民黨的水兵就逼着張起布篷跑，可是沒有風，蔣記水兵沒有法子，只得拋上錨等着。

等了半天，不起風，又等了半天，還是不起風。

第二天，船上吃的沒有了，水也沒有了。

蔣記水兵真發愁，看見遠遠的一片陸地乾着急。

國民黨的水兵忽然異想天開的問：

「那是誰管的地方呢？」

「當然是國民黨管的。」我們的船員騙他們。

接着過來一隻打漁的船，國民黨的水兵又問道：「這個地方是不是共產黨管的？」漁夫不知道怎麼一回事，直看見那站在後面的船員們又搖手，又眯眼，漁夫們自然明白了這其中的意思，於是也換口答道：「地上是中央軍。」



「有沒有賣吃的？」

「甚麼都有！」

國民黨的一個水兵和我們的一個船員就坐上這打漁的舢板下來了。一下地，就把他倆領到漁村里去了。

漁民們都說：「快出來看小蔣介石啊！」

國民黨的水兵這時候才明白這地方是解放區。

在村團部談了很久，最後這個國民黨的水兵，表示願意放下武器。

於是我們的水上民兵帶着他又到船上去。

自然在船上的三個敵人也繳了械。

十四 孩子們

吃罷晚飯，我拿着一個紙做的大紅花，剛剛走到場邊上，村里的一群孩子便團團上來。

「給我花！」孩子們都說，「我要花！」

孩子們有扯我衣角的，有拉我袖子的，我大聲的喊：「誰知道八路軍來做甚麼的，我就給誰！」孩子們都怔住了。

最小的貴子嚷道：「八路軍來和咱玩的！」孩子們馬上鬧開了，「不對，貴子說的不對！」

「八路軍會唱歌！」又一個說。

「不對！」我笑着說：「前幾天你們聽見炮響嗎？」

孩子們眼睜睜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

「我聽到媽說啦，八路軍把城里的反動派隊伍趕跑了，說八路軍是來救老百姓的。」站在後面較大一點的桂花說。

「桂花說的對！」我把花遞給她，她拿着花就跑。



「桂花，給我看看！」

「桂花！」孩子們都跑過去。跟在桂花後面嚷，最小的貴子倒在地上哭起來了。我抱起他：「不要哭，我給你另紮一朵。」這時候，天已經黑下來。我聽到孩子們在院子裏喊：

「八路軍把反動派隊伍趕跑了，八路軍是來救老民的。」

（這個故事，發生在即墨。）

